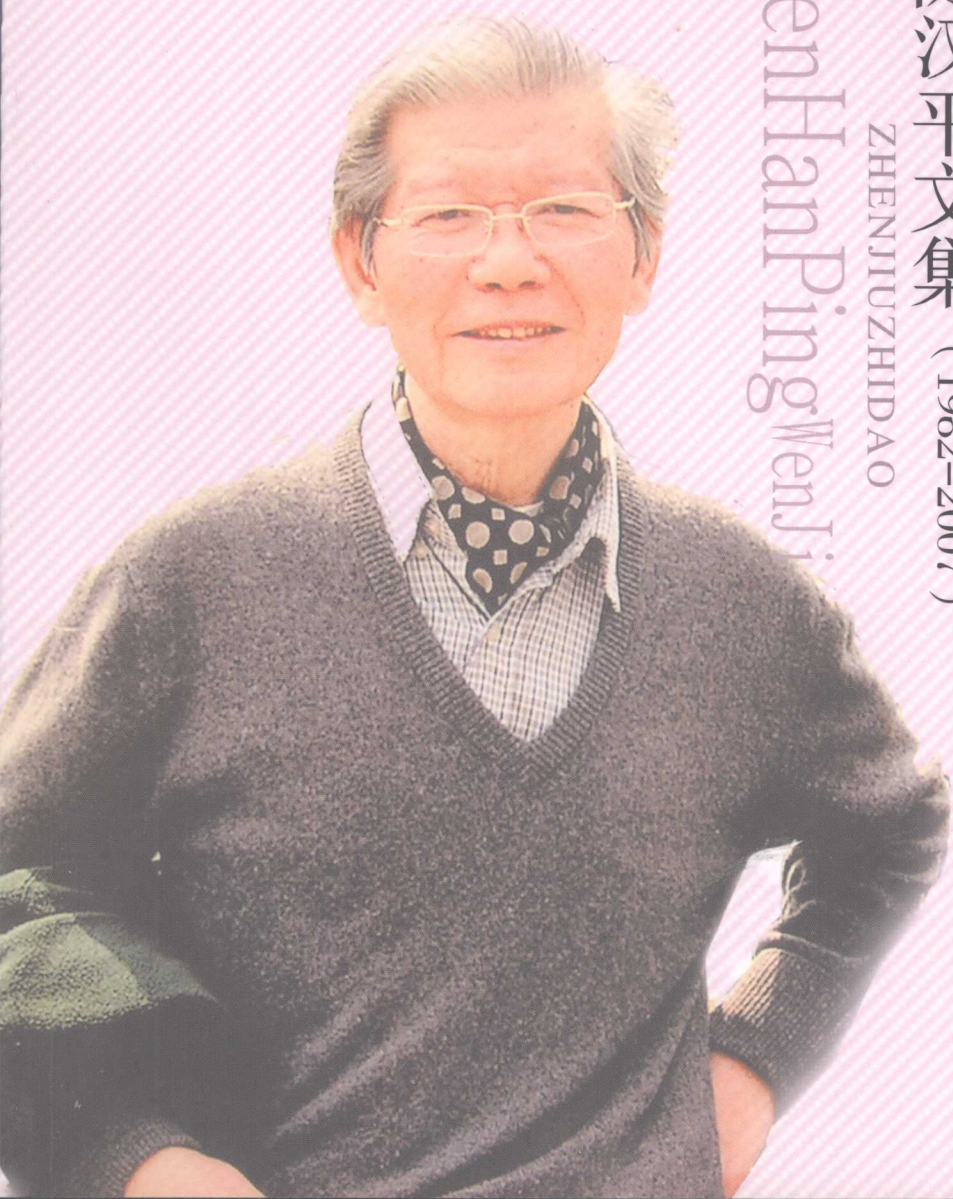


针灸之道

—— 陈汉平文集 (1982-2007)

ZHENJIUZHIDAO

ChenHanPingWen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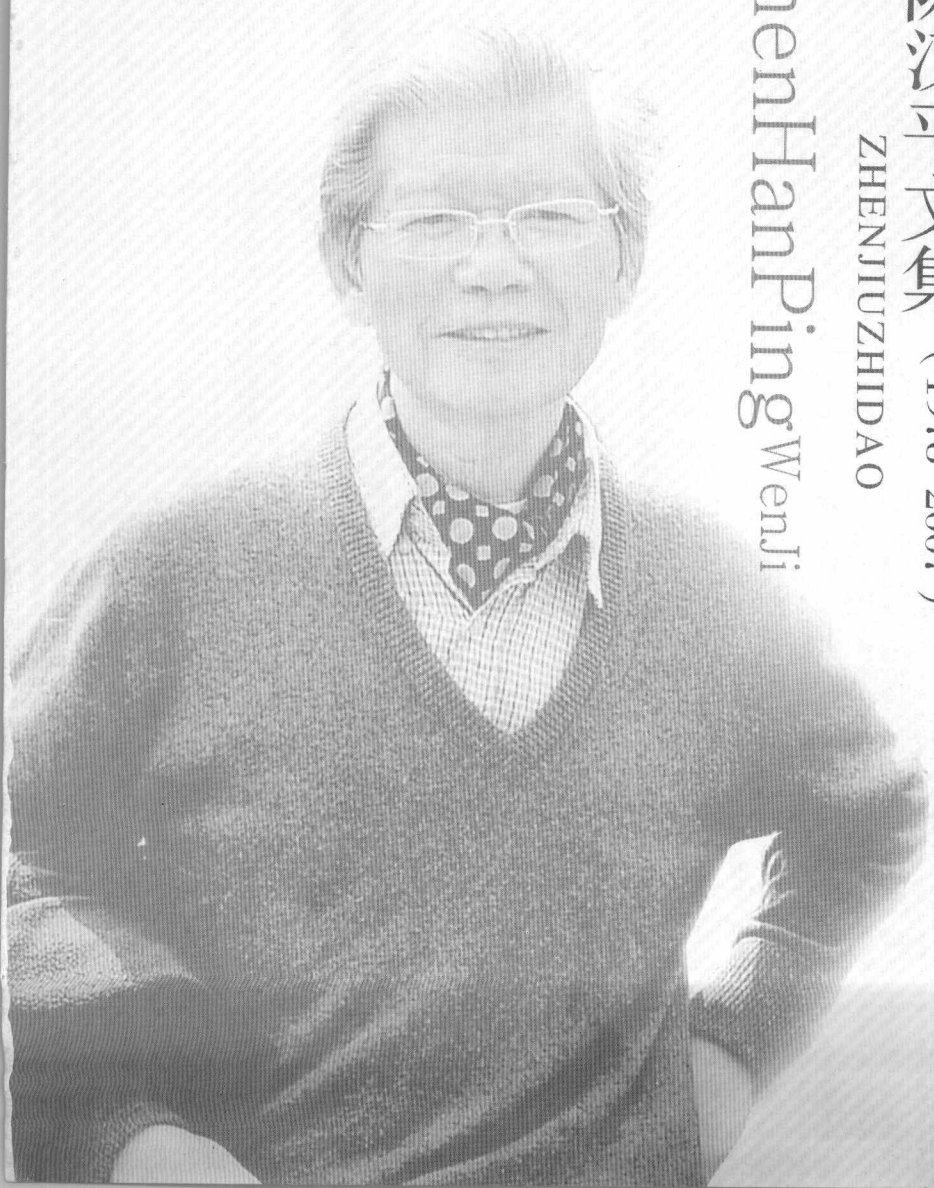


针灸之道

—— 陈汉平文集 (1978-2007)

ZHENJIUZHIDAO

ChenHanPingWenji



责任编辑 刘红菊
技术编辑 徐国民
责任校对 郁 静
封面设计 王 磊
出 版 人 陈秋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针灸之道：陈汉平文集：1982~2007/陈汉平著. —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7. 11
ISBN 978-7-81121-049-1
I. 针… II. 陈… III. 针灸学—文集 IV. R24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3498 号

针灸之道——陈汉平文集(1982—2007) 陈汉平 著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tcmonline.com.cn)
(上海浦东新区蔡伦路 1200 号 邮政编码 201203)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申松立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30.5 字数 498 千字 插页 8 印数 1-2228 册
版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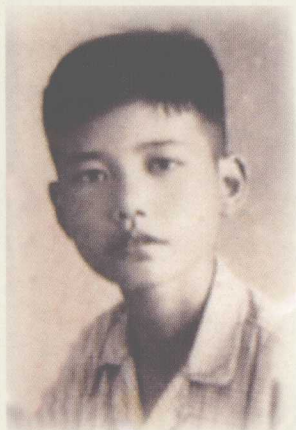
ISBN 978-7-81121-049-1/R. 042 定价 70.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问题，请寄回本社出版科或电话 021-51322545 联系)

本文集献给

- 福建省闽侯县陈厝中心小学
- 福州格致中学
- 福建师大附中
- 上海中医学院（现上海中医药大学）及其附属龙华医院、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所
- 《上海针灸杂志》以及法国巴黎第5大学Necker医院肾病中心免疫实验室

感谢有关教师和合作者

陈厚平



小学毕业



初中毕业



高中毕业



大学毕业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作者近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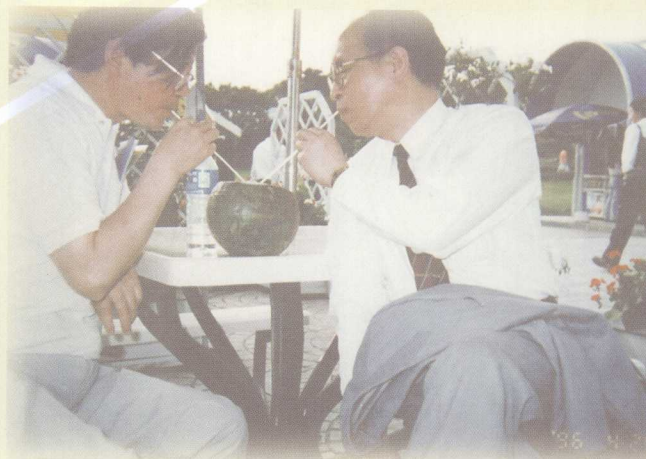
与中医泰斗裘沛然（前右，后排为作者的两个儿子）



与大学同学施杞（左，时任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



与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同道摄于1990年



与学长陆德铭（右，时任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院长）



送谢建群（右二，现任上海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
援藏（左一为李曙明，左二为张燕萍）



与上海第二医学院法语班同学（1971）



拜会邱老（右为邱茂良先生）



金陵作客（左二为程莘农先生）



相聚北京（左起：李维衡、陈汉平、石学敏、罗济民、孙国杰）



全国会议（左一为李鼎老师、左二为奚永江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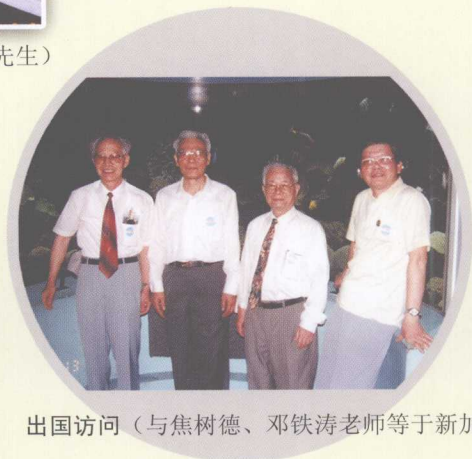
学会活动



大雁塔下（中为贺普仁先生）



江阴会友（右为华兴邦先生）



出国访问（与焦树德、邓铁涛老师等于新加坡）



学术研讨（左起张绶邦、葛林仪、乐德行）



同学再聚（右一为陈绍武、右二为杨文英老师）



在泰国作学术讲座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



向WHO西太区办公室
送交考察报告



考察越南针灸工作（时为WHO临时顾问，
右为越针灸学会会长）



随科技代表团访问莫斯科



重访留法时的实验室



访问意大利米兰市（左为意前总理科隆博）



拜谒周恩来诗碑（随上海市医学代表团访日期间）



为“华佗针灸中心”挂牌（左为荷兰格罗宁根市市长）



出席国际会议（右为哥斯达尼加卫生部部长）



在阿尔及利亚（与当地医院院长等合影）



在亚细安学术研讨会上（马来西亚）

贈陳漢平

漢平贈板橋難得糊塗書幅閱後深有所感
遂賦一律

雄談未必真豪傑木訥將成大丈夫利欲驅人
心力瘁悲歡教客淚痕枯恩仇泯日花如笑物
我忘時夢也無七十餘年深自誤老來始解學
糊塗

裴老贈詩

大夢誰先覺

自知草堂春

外日遲々

錄公三國演義之孔

自吟詩

甲子秋月重抄

煥談靈蘭秘帳用神州佳

氣拂蘭臺卷大頭白豪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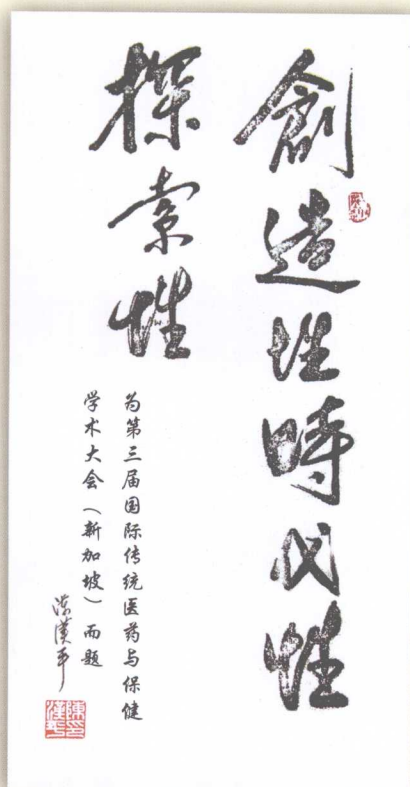
在要為東南後起才

師承沛水最授詩贈與能大學事業
進修學院別矣苦進修久思課程首
座畢業學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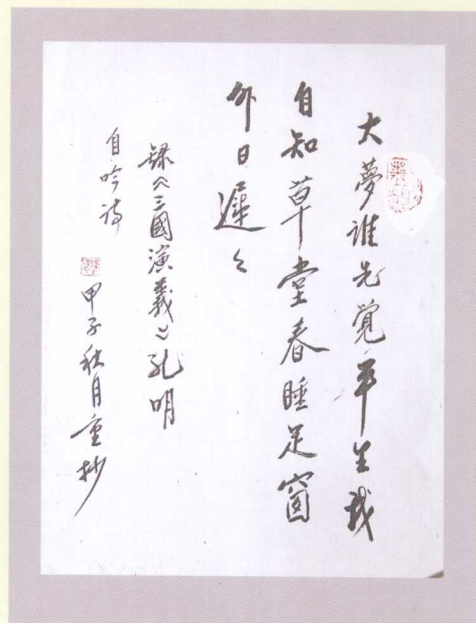
上海市針灸經絡研究所沈漢平



書裴老詩



“三性”題盛會



重抄孔明自吟詩



裘老（左一）作詩漢平書



师生合影 与导师J. F. Bach教授合影于上海中医学院（左图）、巴黎Necker医院（右图）



薪火相传（分会换届，学生杨永清接替汉平任主任委员）



主持答辩会（右为汉平学生李磊、左为李磊的学生舒勤）



献花庆贺（右为肖达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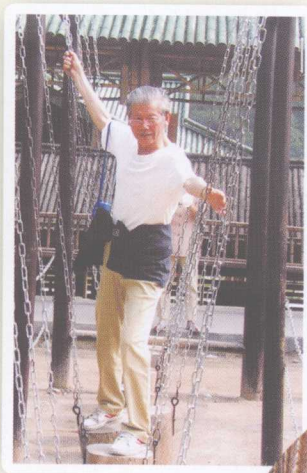


四代针灸人（左起：王宇、邵经明、陈汉平、杨永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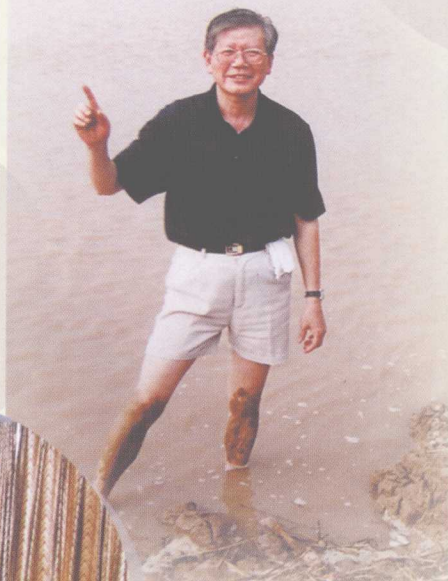


后继有人（左为裴建博士、右为黄诚博士）

闲暇时刻



不畏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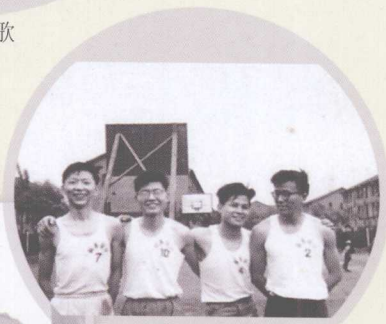
黄河踏浪



吟诵诗歌



舞林“高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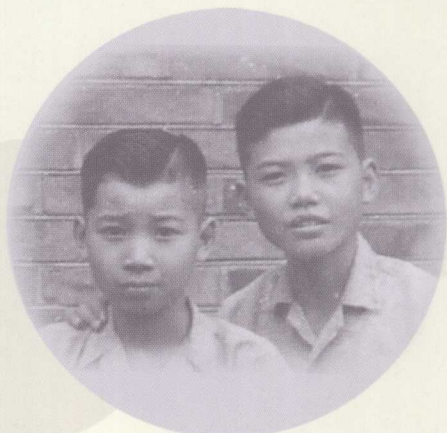


体坛争雄





父母双亲



手足情深



幸福家庭



夫妻相伴



祖孙同乐(右为次子之女芷羽)

针 灸 之 道

(自序)

“道者”，规律也。与“道”相对者，“器”也。“器”，指具体事物。刺灸技术及其相关疗法，属于“器”的范围，可总称为“针器”。在选定的腧穴上，以某种术式操控“针器”所诱发的调节作用以及相关诸因素之间相互关联的规律，即所谓“针道”（针灸之道），它从临床治疗和实验研究中探求，并在两者实践中应用和验证。

“针道”与“针器”是密切联系的，后者之“利”是前者之“善”的基础或前提。虽然，针灸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针道”和“针器”，但“针道”之研究，毕竟是针灸学的首位任务。“针道”乃针灸学术之灵魂，只有正确理解和把握“针道”，才能合理、有效地应用“针器”。恰如深知为兵之道者，可以运筹帷幄之中而决胜于千里之外。

针灸有道，然有道者不惟针灸。

在中华民族辉煌的科技文化中，同中医药（含针灸）相近者甚多，如中国画、民族音乐、围棋、中国象棋、京剧和太极拳等。国画有画道，民乐有乐道，弈棋有棋道，京戏有戏道，习武有武道。它们虽各有其道，但均以独特的思维、深邃的理念、简单的工具手段，来表达对自然界和社会的理解，并探讨这些事物的变化发展，提示某些共同的内在规律。某些武侠小说中，精通剑道的高明剑士，手中无剑，剑在胸中，摘花采叶皆可为剑。此种描述虽属于戏说性质，但说明凡精通于某道者，必先深刻地把握其事物的内在规律，才能达到术由心发，自如发挥的境界。

1998年，某博士研究生毕业时，我以“至重惟生命，最难乃针道”作为互

勉之赠言。

诚然,在“针器”改革或创新方面取得进展非轻而易举之事。但是,深刻地理解和把握“针道”,更是十分不易的,这需要针灸医师和科学工作者艰苦探索,细心领悟,更何况“知兵未必无败局”(袁沛然诗句)。可见悟针灸之道,决非坐而论道者所能企及的。

强调“最难乃针道”,是极而言之,旨在批评那种轻视针灸学科,一切医疗活动独尊药物的倾向。

简而言之,针灸之道的核心,只有“调节”二字。《灵枢·根结》指出,“用针之要,在于知调阴与阳”。调节是针灸最本质的作用。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很简单,实际上要阐明不同情况下针灸调节作用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问题,是极为艰难复杂的学术任务。

欲悟针灸之道,要有不断探秘、永远求新的观念和相应的正确方法。所以,对于“针道”的理解和把握,不能仅从学术上去认识,还应当有对治学精神和态度的要求。国画巨匠齐白石告诫人们要努力创新,“学我者生,像我者死”。画坛大师徐悲鸿也指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者融之。”这些对于“针道”的研究,乃至于针灸学的继承和创新,都是可以借鉴的。

“针道”研究之兴衰浮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世道,世道旺则针灸兴。近5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中,针灸事业取得显著的成就,针灸学术获得巨大的发展,已是不争的现实。这其中演变发展得最多最快的,当首推“针器”这一领域。而通过“针道”研究,虽也产生了不少关于针灸作用的新认识、新概念和新学说,但是,迄今除了针刺麻醉和针刺镇痛原理之外,尚未能形成被学术界公认的“针道”研究的重大成果。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有观念的因素,也有学术方面的原因,因为要站在前人成就的基石上,作新的学术攀登,其难度之高也是不言而喻的。

原为博士生孙德利毕业(1998年)而作,后经修改作《中国针灸手册》前言,

《中国针灸手册》,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4年